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加缪 等著
Camus

U n i n v i t e d g u e s t

不速之客

期冀一种如莲般开落的生活



NLIC2970935906

加缪 等著 杨灿 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法] 加缪 等著
Camus

U n i v e r s i t y g u e s t

不速之客

杨灿 等 译



NLIC2970935905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速之客 / (法) 加缪等著; 杨灿等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8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6390-7

I. ①不… II. ①加… 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914 号

书 名 不速之客

著 者 (法) 加缪 等

译 者 杨 灿 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杨小燕

文字编辑 李晓爽 朱家泚 占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90-7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漫长的等待 001

[美] 菲茨杰拉德

刘 洋 译

不灭的炭火 008

[阿根廷]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

郑 凯 译

不速之客 018

[法] 加 缪

杨 灿 译

叛逆者 036

[美] 杰克·伦敦

万敏琦 译

目 录

桥畔的两棵柳树 059

[匈牙利] 约卡伊·莫尔

游春梓 译

马来狂人 082

[奥地利] 茨威格

周 璇 译

五重塔 136

[日本] 幸田露伴

张雨晗 译

当时大家正在谈论都兰的古堡，说到路易十一用以囚禁巴鲁红衣主教六年的铁笼，还提及了地牢之类的种种恐怖之物。我自己就见过多种地牢。一口口三四十英尺的枯井，人要是被丢进去，那可是一点指望都没有。我有幽闭恐惧症倾向，对我而言连睡卧铺都是一场噩梦，因此这些地牢更是在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当一位医生说起这个故事，我真是松了一口气——应该这么说，他开始讲故事时，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故事貌似与古代酷刑没什么关系。

有一位姓金的年轻妇人与丈夫相亲相爱。他们生活富裕，夫妻恩爱。然而在第二个孩子降生之时，她经历了长时间昏迷，再次醒来便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或称为“人格分裂”。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她的妄想跟《独立宣言》似乎有着某种关联，而跟她的

病却没多大关系。随着她渐渐康复，这些妄想也逐渐消失。过了快十个月，她已几近痊愈，几乎看不出之前经历了如此疾病折磨。而金太太也急切地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金太太年方二十一，依然像个小姑娘一样可爱，疗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喜欢她。待她恢复到可以同丈夫一起尝试外出旅行时，大家对这个计划都非常关心。一位护士陪她一起去费城买了条裙子，另一位还了解到金太太的丈夫当初在墨西哥展开了怎样热烈的追求。多次来院探望中，大家都见过她的两个宝宝。旅行计划的目的地是弗吉尼亚海滩，为期五天。

看金太太为旅行做准备是一种享受。她精心打扮，整理行囊，连头发上的波浪这样的小事都打理得兴致十足。出发前半小时她便准备妥当。她身着一件深蓝色的裙子，头上的帽子如四月阵雨后一般清新。她跟同楼的朋友们打过招呼。大病初愈，那张姣好的面孔总是略带着一丝惊恐的忧伤，此时，她的脸上却洋溢着期盼。

“我们什么也不干，”她说，“这就是我的愿望。连续三天，早上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晚上想多晚睡就多晚睡。我要亲自挑选泳衣，点喜欢吃的菜。”

时间快到了，金太太决定离开房间，下楼去等。一位护理员帮她提着行李箱跟在身边。当他们经过走廊时，金太太挥手跟其他病人道别，惋惜着他们不能同她一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院长祝她一切顺利，两个护士找理由逗留了片刻，分享她的喜悦。

“你一定会晒出漂亮的古铜色肌肤，金太太。”

“一定要寄张明信片来。”

大约在她离开房间之时，她丈夫的车在从城里赶来的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他受了内伤，估计活不了几个小时了。医院里

一间由玻璃围成的办公室收到了这个消息，而金太太就在相邻的大厅等待。接线员看到金太太，知道玻璃不隔音，于是马上找来护士长。护士长慌忙去找医生，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理。只要金太太的丈夫一息尚存，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跟她说。当然，她还是要知道，今天他是来不了了。

金太太非常失望。

“想来这样真是愚蠢，”她说，“都等了这么多月了，多等一天又有何妨？他说了明天就来，对吧？”

护士犯了难，不过好在敷衍了过去，成功将金太太送回房间。之后他们安排了一位经验丰富而且十分冷静的护士照看金太太，尽量避免她读报和与其他病人接触，待第二天再想办法。

然而，第二天她丈夫仍处弥留之际，医院决定继续隐瞒。快到中午时，一位护士经过走廊时刚好碰到金太太。她依旧是昨日的打扮，只是这次，她自己拎着箱子。

“我要去见我丈夫，”她解释道，“他昨天来不了，但今天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来。”

护士陪她一起走着。金太太在楼里可以自由行动，强行带她回房恐怕很难，而护士又不想戳穿医院当局给她的说法。来到前厅，护士示意让话务员配合，幸好对方能够会意。金太太最后望了一眼镜中的自己，说道：

“我想拥有一打这样的帽子，好提醒我永远都要这样快乐。”

不一会儿，护士双眉紧锁来到她跟前。她问：

“不是乔治又要晚来吧？”

“恐怕是的，我们只能耐心等待了。”

金太太苦苦笑了：“我还想在衣服崭新的时候让他看到呢。”

“哦，上面可是一个褶儿都没有啊。”

“我想它应该还能撑到明天，我不该为多等一天而伤心，我现在这么幸福。”

“当然。”

那天夜里，金太太的丈夫撒手人寰。次日一早，医生们召开会议，研究接下来的对策——无论是告诉她实情还是继续隐瞒都有风险。最终，他们决定告诉她金先生中途有事，打消她短期之内夫妻团聚的念头；等她接受了这一切再告诉她真相。

会议结束，医生们走出会议室。一位医生突然停步，举手一指：走廊里，金太太正拎着手提箱朝大厅走去。

金太太的特别主治医生皮里大夫屏住了呼吸。

“真糟糕，”他说，“兴许我应该马上把真相告诉她。她每周总是能收到丈夫的两封信，要骗她说丈夫有事根本行不通。可若说他生了病，她一定会闹着要去看他。有人愿意去说这个谎吗？”

二

参会的一位医生当天下午就开始了为期两周的休假。销假上班那天，同样的时间，在同一条走廊上，他停下了脚步。眼前走来一小队人——一位提着箱子的护理员、一名护士，还有身穿淡蓝色长裙、头戴春日礼帽的金太太。

“早上好，医生，”她说道，“我要去见我丈夫，一起去弗吉尼亚海滩。我正要去大厅，因为不愿意让他久等。”

医生望着她的脸，那是一张如孩童般清新而快乐的脸庞。护士向他示意，是院方要求这样做的。所以他只是微微弯腰，聊聊天气，简单寒暄了几句。

“今天天气真好，”金太太说，“不过即便是下雨，对我来说

也是个美好的日子。”

医生望着她的背影，既生气又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任由事情这样下去，他想。这能有什么好处？

见到皮里医生，他提出了这个疑问。

“我们试着告诉她真相，”皮里医生说，“可她却笑着说，我们在试验她，看她的病究竟好没好。在这里用‘不可思议’再合适不过——他的死对于她来讲完全就是‘不可思议’。”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理论上讲，的确不行，”皮里医生说，“几天前，她照旧收拾行李，当时护士试图阻止她离开。从大厅里，我可以看到她的表情，看到她已然开始崩溃——在此提醒你，这可是第一次。她不失礼貌地指出护士在说谎，同时肌肉紧绷，目光呆滞，声音也变得粗哑刺耳。事态已临近崩溃边缘。我们是要一个听话的病人，还是要个不得不关起来的疯子——于是我走进去，告诉护士带她下楼到接待室。”

医生忽然停下。刚刚经过的那一小队人再次出现，并朝着病房走去。金太太停下来跟皮里医生说：

“我丈夫要迟些才来，”她说，“当然，我并不失望。他们告诉我他明天就来。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多等一天又能如何呢。你说对吧，医生？”

“我完全同意，金太太。”

她摘下帽子。

“我得把这些衣服收好——明天我要让它们跟今天一样崭新。”她仔细端详着那顶帽子，“上面沾了一块灰尘，不过我想我能把它弄干净，也许他不会注意到。”

“我敢肯定他不会的。”

“我真的不介意多等一天。明天这个时候，肯定一眨眼就到了，对吗？”

等她走开了，那位年轻的医生说：

“她还有两个孩子啊。”

“我想孩子应该不会有太大关系。当初她病倒时，她认定经过这次旅行自己就能康复。如果我们将它剥夺，她的病情又会恶化，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会吗？”

“这可不是什么病情预断，”皮里医生说，“我只是在解释为何允许她今早去大厅。”

“可还有明天早上、后天早上呢。”

“总还是有希望的，”皮里医生说，“也许有一天金先生会出现在那里。”

医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故事，略显唐突。当我们追问他后来如何时，他说下文已再无精彩之处——所有的同情都已消耗殆尽，而疗养院的医生护士也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她还依然每天去等她丈夫吗？”

“哦，是的。总是如此——可在她从走廊经过时，除了新来的病人之外，其他的病人都不再抬头。护士们差不多每年都给她换上一顶新帽子，可她依旧穿着原来那套衣服。她总是显得有些失望，但也会尽力克服，这点很可爱。在我们看来，这也不见得是不幸。从个别角度来看，这也为其他病人树立了一个平静生活的好榜样。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谈点别的——回到地牢的话题上吧。”

“我刚刚到一封信，说四个意大利人，天一黑就跑到平山当兵”

不灭的炭火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阿根廷〕里卡多·吉拉尔德斯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郑凯译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地主到四野平山，下平山”

可能是忍受不了过于寂寥，炭火慢慢收起天鹅绒般摇曳的身姿，龟缩入灰烬中。油灯昔日乱窜的火苗把墙壁都熏黑了，如今，它也只剩下最后一炷火苗无精打采地摇晃，懒洋洋地打着盹儿。

我的夜晚同样如此，我一边思考着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一边步入了这慵懒之中，耳边仿佛传来鸣笛水壶发出的低沉的声响、某种昆虫发出的丝般柔细的嘶嘶声，还有一些沉思中的人们发出的含糊的低语声，这些声音都像摇篮曲一样催我入眠。

桌子旁，一场持续了很久的四人纸牌游戏终于结束，所有人都准备喝了这天最后的那杯马黛茶^①，悠闲地聊聊天，然后回家。

① 马黛茶：是一种常绿灌木叶子，生长在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其中阿根廷是马黛茶最大的生产国，当地人也有爱喝这种茶的传统。

西尔韦里奥，一个十九岁的大男孩，将长凳挪到我旁边。他很亲切地用他的拳头敲了一下我的大腿：“喂，懒虫，别睡啦！”

我心不在焉地喝了一杯别人递给我的马黛茶，装作没看见他一样。

西尔韦里奥自我解嘲似的发出爽朗真诚的笑声，洁白的牙齿在他那张黝黑粗犷的脸庞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在我这里讨了个没趣，他又开始撩拨其他人。

“堂赛贡多，你笨得五个指头不分丫，也能学会弹吉他？快拉倒吧，还是来讲个故事吧……把凳子挪近点。”

堂赛贡多是个皮肤黝黑的大块头，戴着一顶小帽子，因为太小，所以紧绷在脑袋上，这样一来显得他的块头似乎更大了。虽然他的双手长满老茧，学习弹吉他相当困难，但他仍然练得很起劲。

听到西尔韦里奥的打趣，他把那饱经指甲弹拨和打击的乐器放在了角落里，并用绳子固定住。那条绳子鹑衣百结，已经跟随了他多年。

“过来点！”一个人说着，并给他腾出地方，“这个地方可没有幽灵。”

他的话是在暗暗影射这位年迈的乡下人，因为大家都认为乡下人很迷信。

“说到幽灵，”堂赛贡多说，“我就给诸位讲一个故事吧。”说完，他拾起奇利帕裤子^①，把它缠在膝盖下面，盘腿坐在地板上。

听故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增长见识的好办法，可惜此时对

^① 奇利帕裤子：阿根廷等国农民用一块长方形的布裹住大腿后再从腿中掏到前面腰部用皮带系好，穿在衬裤外面。

于这几个人来说，更大的作用是催人入眠。不过，克里奥约人^①崇奉神灵，这使得他们可以与历史上的英雄相提并论，并且能够在紧要关头有所作为，甚至敢于发出抗议的呼声。他们的情感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如果有人告诉他说：“这些人是叛徒！这是罪恶的幽灵！”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会乐意向这个灵魂沦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哪怕只是做出一个绅士的动作，说出一句在道德上居高临下的话，或者表达出一种在别人身陷不幸时的敢于施救的态度。

因此，一听要讲关于幽灵的故事，他们的注意力就一下子被抓住了，任凭这个大块头的男人思考着，等待着故事的开场白。他们心里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曾经遇到过的灵异的事情，回想起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时刻。他们当中有人曾偶遇到一个寡妇，结果落得了一个龌龊下流的名声，而另外一个人则在昏暗的光线里爬上了马背，在满是啼哭声的公墓里迷了路。

有一个英国人——讲述者开始了叙述——他是个高大威猛的年轻人，生活中却陷入了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去买一位有钱寡妇的一头肥牛犊。为了能在交易中获利，他顾不得留下阴险恶毒的名声，苦思冥想使用怎样的诡计来对付那个寡妇，以便赚取资产，将来能买下一座庄园。

动身去买牛犊时，是个夜色正浓的夜晚，在距离目的地还剩两里地的时候，拉马车的马突然狂躁不安，情绪失常。马车夫建议最好让马儿们休息一下，等第二天清晨再继续驾车前往。但这

^① 克里奥约人：即土生白人。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拉丁美洲曾受到西班牙长达数世纪的殖民统治。我们把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称为克里奥约人。

个英国人，由于囊中羞涩，不同意延误行程，并且提出宁可离开大部队也要赶过去。

很无奈，马车夫只好给他指了两条路。一条路是往南走，一直走到村镇的一个杂货店，从杂货店再往前走就只有一条巷子，通过这条巷子就可以直达庄园；另外一条路要近很多，但要翻过一座山，之后朝着一棵翁布树的方向走，那里就是寡妇的庄园了。但是这条路很危险，那些想要翻越这座山最后却放弃的人们，回来之后，讲了很多令人不安的故事。对此，英国人早有耳闻，但却不以为然。

据说那里有幽灵，马车夫不得不对他讲述了实情。

原来那个庄园的寡妇有一个儿子，一天，她的儿子突然间失踪了，只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上天是为了惩罚他的灵魂才让其在世间游荡，请求人们不要忘记他的灵魂，每天都要在山林中一个类似中提琴的宽阔空间内放上大量烤肉和两个比索。

从那天起寡妇遵循死者的意愿每天给他放置烤肉和比索，第二天早上盘子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两个比索也被拿走了，并且在地面上留下了用手指头写的“谢谢”的字样。对于这些，没人感到很惊讶，因为死者曾是一个很懂礼貌的人，即使他不会写字，他的灵魂也会的。

从那时候起，没有一个基督徒敢在晚上翻越这座山，即使那些最有勇气的人也只得半路返回，并给人们讲述所发生的奇怪事情。

那个寡妇白天带去食物和两个比索，但是在她身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没有听到他的儿子被惩罚的灵魂向她致谢的声音。

马车夫讲到这里就不再讲下去了，他向英国人道了晚安，就向那条通往村镇的道路走去。而那个英国人则朝那座山走去，因